



窮理致知

## 悲劇叛臣僕固懷恩

● 施寬文\*

史官修史，難免囿於官方之意識形態；私家修史，則每侷於一己之政治理念與道德觀，因此，許多歷史人物在時間長河的淘洗下，即使棺蓋早已灰朽，其生平之是非功過，猶難論定。

中唐名將僕固懷恩，《新唐書》列諸卷二二四〈叛臣傳〉，比鄰卷二二五禍害天下蒼生之安、史〈逆臣傳〉。明末大儒王船山《讀通鑑論》，析論歷代興衰、臧否人物，頗具卓見，議論中肯，然而，其以為懷恩「谿壑之欲又豈易厭」、「遽起異心，養寇樹援，為叛逆之地」，後來之所作所為皆其固有之「狼子野心」<sup>1</sup>，認為僕固懷恩原即屬於亂臣賊子之流，所論殊失公允。

僕固懷恩，大唐鐵勒部族之貴族，《舊唐書》稱其「善格鬪，達諸蕃情，有統御材」，因為安祿山、史思明反，先從郭子儀、後隨李光弼征戰四方，破敵之功，「懷恩功居多」、「常為先鋒，堅敵大陣，必經其戰，勇冠三軍。」<sup>2</sup>司馬光《稽古錄》以為「向無郭子儀之忠、李光弼之智，因僕固懷恩以用回紇之師，則天下已非唐有矣。」<sup>3</sup>可以說，安史大亂的最終平定，居功厥偉者，除了郭、李，即屬懷恩，因此代宗廣德二年，賜其鐵券，「畫像於凌煙閣」，以為唐室中興之功臣。

懷恩一腔赤誠，唐室得以再造，其家族付出之血淚實多。據《資治通鑑》，肅宗至

\* 施寬文，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人文藝術組講師，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博士。

<sup>1</sup> [清]王夫之：《讀通鑑論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5），頁806、810。

<sup>2</sup> [後晉]劉昫等撰：《舊唐書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5），卷121，頁3477、頁3479。後文「畫像於凌煙閣」事見頁3483。

<sup>3</sup> [美]王亦令點校：《稽古錄》（北京：中國友誼出版公司，1987），卷15，頁590。



德元載九月，懷恩隨郭子儀與附逆之同羅部族戰，其子玢兵敗降敵而逃歸，「懷恩叱而斬之。將士股票，無不一當百，遂破同羅」<sup>4</sup>。至德二載九月壬寅收復長安之戰，懷恩言於廣平王李俶（即後來之代宗），欲以二百騎急追敗逃之安史驍將，使無後患，廣平王不允，「使還營，懷恩固請，往而復反，一夕四五起」（卷 220，頁 7034），史家特寫其憂國、建功之心如睹。肅宗寶應元年九月，回紇登里可汗為史朝義所誘，舉十萬眾入塞，其后即肅宗時為唐和親的懷恩之女，懷恩遂與之於太原懇談，「言唐家恩信不可負」，卒使回紇反助唐室討伐史朝義（卷 222，頁 7131）。代宗廣德元年八月，懷恩因為中官駱奉仙誣奏謀反而怨忿不安，《通鑑》即此而敘其家族忠烈：「懷恩自以兵興以來，所在力戰，一門死王事者四十六人，女嫁絕域，說諭回紇，再收兩京，平定河南、北，功無與比，而為人構陷，憤怨殊深。」（卷 223，頁 7148）「一門死王事者四十六人」，懷恩於唐，誠可謂一門忠烈！

赤誠如此，懷恩何以在後來成為叛臣，終至釀成其個人與家國的悲劇？《舊唐書》云僕固懷恩之為人：「雄毅寡言，應對舒緩，而剛決犯上，始居偏裨之中，意有不合，雖主將必詬怒之。」<sup>5</sup>「雄毅」、「剛決」，指出其性格的剛直傲很，因此，猶為偏裨副將時，即未將主將放在眼中，而敢於詬詈犯上。此種性格一旦枉受汙衊，遂不屑婉辭委曲申辯，此如《通鑑》錄其上書自訟，以反語自諷已有「六大罪」，盡皆有功於唐室者，詞氣剛忿狷急，實即其性格之表現。

當時構陷懷恩者，主要為河東節度辛雲京、中使駱奉先，事因雖出於誤會，然而根由實在於將領之間的猜忌。動亂之際，大舉入塞的回紇登里可汗既為懷恩之婿，辛氏原即心有所憚。懷恩與登里會於太原，辛氏「閉城自守，亦不犒師」，及大亂初平，懷恩過太原，辛氏亦閉城不與聞問，懷恩遂怒而上表，朝廷則不報。其後懷恩部署兵力，又使辛氏心生疑憚，遂厚結中使駱奉仙，云懷恩欲反，駱氏先入為主，加以懷恩於酒宴隱匿其馬不使遽行，遂以為有意圖己，於是趁夜踰牆逃走，徑報懷恩謀反。此一事件，司馬光藉由骨鯁直臣顏真卿之言為其辯白：「言懷恩反者，獨辛雲京、駱奉仙、李抱玉、魚朝恩四人耳，自餘羣臣皆言其枉。」（卷 223，頁 7159）代宗為人雖然寬

<sup>4</sup> [宋]司馬光編著，[元]胡三省音註：《資治通鑑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56），卷 218，頁 6998。

<sup>5</sup> [後晉]劉昫等撰：《舊唐書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5），卷 121，頁 3479。

仁，司馬光卻批評：「武不足以決疑，明不足以燭理」、「以代宗之寬仁，而聽讒臣之言，使光弼不敢入朝、慙憤而死，懷恩招引外寇，幾再亡國，則其明可知矣。」<sup>6</sup>代宗之不明，不僅使平定安史大亂的功臣郭、李橫被猜忌，更使另一名將來瑱，因奸宦程元振之讒譖而冤死！司馬光對於章奏史料，若非重要，甚少逐錄全文，然而，《通鑑》卻載錄懷恩上書之自訟全文，其中「近聞詔追數人，盡皆不至，實畏中官讒口，虛受陛下誅夷；豈惟群臣不忠，正為回邪在側。」胡三省註云：「當時君臣情事，誠如僕固之言。」（卷 223，頁 7149）為國除寇而家族死事慘烈，其後為人所構陷，代宗則惟思和事，其一腔悲怨剛憤之情遂遷怒於代宗，洵湧噴薄，卒致招引外寇而報復，船山先生謂之「狼子野心，洵懷恩之謂與！」云其本存亂臣賊子之心，不亦過乎？！

僕固懷恩後來「拒命三年，再引胡寇，為國大患」（卷 223，頁 7177），既為國家帶來災難，也讓驍勇善戰的兒子僕固瑒死於內部的兵變，其本人則病死於軍中，功烈之士竟為叛臣！懷恩由忠義之士，一落而為逆臣，追本溯源，除了其為人「勇而愎」（卷 222，頁 7105）的猛戾剛強之性格因素，代宗之不明固亦難辭其咎。

<sup>6</sup> [美] 王亦令點校：《稽古錄》，卷 15，頁 590。

